

花，以繽紛多樣的姿態躺下—呂赫若筆下的女性

作者：謝瓊儀

書名：呂赫若集

作者：呂赫若

出版社：前衛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10.15 初版第三刷

本書摘述：

本書中收錄了呂赫若十一篇的中短篇小說，其中大多數是描寫市井小民窮愁潦倒，或是孤獨絕望的淒慘生活情景。有被地主壓迫得喘不過氣的佃農；也有因為日本殖民統治下引進汽車，生路斷絕而在夾縫中喘息的絕望牛車伕一家人；有從殘酷的家庭奪權遊戲中失敗而出走的逃匿者；酒館女子的悲慘故事，交織著家庭與情人之間的背叛；而一心走出傳統家庭陰霾的時代新女性，努力找到自己心靈的解放，在書中可以見到繽紛多姿的人生，內容豐富。

呂赫若用他銳利的描寫能力，精準的描述各種現實場景，以及各種人物之間愛恨的糾葛；在他筆下，不論是奸險世儉的地主，還是寂寞絕望的小妾，彷彿是就在眼前一般的鮮活，各式各樣的故事組成一首陣容龐大的交響曲，而呂赫若利用深沉的大提琴聲線，穿梭在記憶的黑夜，嘗試用冷靜、客觀的曲風，去詮釋那個時代大悲大喜的人生。

心得評論：

在寫作題材方面，筆者發現呂赫若都是以旁觀者的角度寫成，但多是以女性角色為故事的中心，對於女性心理有許多鋪陳，他深刻而細緻的描述了各種典型的台灣女性在艱難的大環境下如何找出自己

的出路。本書中描述的女性典型大約可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苦情女性為了困頓生活自我犧牲，出賣身體，以換得家庭的溫飽。「牛車」中的阿梅，因為丈夫的牛車生意被世道淘汰，不得已到黑街去了，沒想到仍挽不回悲劇的家庭。而在「暴風雨的故事」中的罔市，少女時代被逼失身，為了家計，不得以和地主維持不正常關係，沒想到結婚後仍擺脫不了糾纏，更可惡的是地主仍繼續壓榨丈夫和家人，因此她憤而輕生。而在「女人心」中的雙美，為了守護心愛的人，為他生下女兒，當舞女養他，最後卻得到了無情的背叛。而在「萍踪小記」中的淑眉，和「冬夜」中的彩鳳，兩個可憐女人為了雙親，走進酒館，而且不幸的被傳染了性病，破碎了原本應該完整的人生。

這類的女性多半是傳統的農村婦女，在封建制度的層層壓榨下，不得不放棄自我，用身體來換取溫飽。更進一步的說，這些女性是為了追求理想中的家庭生活，因此選擇放棄一部分的尊嚴，去成全另一部分的自己，她們認為自己不是完整的個體，必須在丈夫身旁或是家庭中才能存在，因此願意做這樣的犧牲。

而近代許多學者認為，此類題材中的女性，其實代表的是「土地」這個隱晦的概念，象徵在經過重重磨難之後，這塊土地依然會堅強的存在著，而筆者認為呂赫若的作品必定會存在大時代的影子，但是他寫實主義的書寫風格，則大大的減低了富含某種比喻或指導方向的可能，從文本看來，頗能反映當時的社會情況，也反映了傳統婦女的委曲求全，盼望家庭圓滿的心態。

「牛車」中的阿梅，為了家計，走入黑街，且看呂赫若這麼寫道：

近來覺得一切都陰暗了。阿梅用了悲哀的聲音向兩三天回來的丈夫說：「想想法子罷。--真是討厭的事情。你男子漢就那樣沒有用嘛！」臉轉向旁邊，終於落下了淚。「錢呀，只要有錢。……媽的，錢呀。」楊添丁搖著被太陽曬黑的臉，叫了。……夫婦兩個垂著頭。「難怪，小孩們可憐。」……夫婦是如此努力，就連丈夫丟掉了尊嚴，妻子也出賣了身體，但是現實依然叫人窒息，整個家庭一路往黑暗的盡頭走去。

第二類是女性知識份子如何對抗傳統的觀念，得到心靈的解放。「婚約奇譚」中的琴琴，雖然聰敏但因家庭沒落，無法繼續升學，並在傳統觀念下被迫嫁給富貴人家，但是她逃了出來，並靠著自己的努力成為一個護士。「山川草木」中的簡寶蓮，因為父喪，且繼母將大部份財產佔為己有，放棄就讀日本的音樂學校，回到家中，帶著尚年幼的弟弟們，在農忙中，經過深思，她也逐漸找到安身立命的信仰，在自然中找到屬於山川草木的藝術。

這類女性在當時可以說是新潮的時代女性，因著對傳統女性卑微地位的反省，以及對知識有所涉獵，因此開始有獨立自主的想法，認為自己是有能力的，靠自身的力量可以改變自己的世界，因此她們不論做了何種選擇，都是主動的，雖然也許有妥協，但是仍是做自己的主人。

像「山川草木」中的簡寶蓮，一開始是迫於無奈，放棄了在東京的大好音樂前程，選擇了帶弟妹們去鄉下耕作，但在農忙中她也發現了另一種人生哲學，且看她說的：「據說這顆蓮霧，也有二十年了。二十年間，它一直靜靜的站在這裡。雖然如此，它的葉子還是每天新鮮，……我覺得，這種生活本身就是美。……我們不是整天嚷著人生、

藝術、學問，而忘掉了更重要的東西，獨自在那裡打轉？您看那些山野也一樣，數十年，數百年，一動不動，美麗地活在那裡。和這一些相比，我們這些人，出乎意料地，都是夢遊病人吧？」從被迫到安於現況，她從安靜平淡的生活提煉出純粹的藝術，沒有華而不實的想法，雖是歸於純樸，但也有另一種境界。

在寫作技巧方面，呂赫若的作品有一種悲劇式的美感，像歌劇院裡聲嘶力竭的伶角，小說中的人物用盡全力撲向薄如蟬翼的憂鬱，以至絕望。但是他又受到大時代的影響，想走社會主義和現實主義的風格，在兩種思想的衝撞下，最後調和出了一種幾近冷酷的書寫方式，像一張張的相片，人們充滿豐富感情且絕望的臉，一張張在眼前閃過。對於故事結局沒有太多的批判，也沒有說教的氣息，只是盡量詳細的描述事件，鋪陳感情。

舉例來說，像是「暴風雨的故事」中，呂赫若對於罔市和老松的描述全面而細微。罔市從小就是童養媳，在十九歲那年被地主寶財玷污，之後即使和老松結婚後依然受到糾纏，只因為怕地主將家中的田收回，她一直忍耐，直到因為水災交不出佃租，地主寶財卻沒照之前說過的話作，要求要兩頭豬抵押，罔市絕望之際而上吊自殺。老松一直聽命於地主，對地主唯唯諾諾，反而責怪罔市常咒罵地主，直到罔市上吊死了之後，才知道箇中原委，心中充滿了怨恨，因此在一次黑夜巧遇地主寶財，他便豁出去似的將他殺了。兩人的心境和情緒都有轉折，相較之下，地主寶財的角色就屬於一個很平面的人物，從頭到尾都一貫的冷血及不講理，即使罔市要脅要向地主老婆說出兩人關係，依然無動於衷，不太合乎常理，因為地主的過分無人性，因此整個故事充滿悲壯的美感，戲劇性強，但是又為了忠於現實主義精神，因此就以如此絕望的收尾，沒有加諸任何評論或是激勵性的言語，跟

當時同時代的作品確有很大的不同。筆者認為呂赫若的作品其實富有濃厚的現實主義氣氛，每個人孤獨而絕望的活著，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只好努力的去做一些悲壯的傻事來證明自己。

結語：

如果把女人比喻成花，在呂赫若筆下的女人既不是含苞待放，也不是盛開嬌豔，而是以一種死亡的氣息，用繽紛多樣的姿態靜靜躺下，找尋自己的墳墓，或是安身之地。他筆下的女人在現實中絕望，在絕望中堅強，堅強後繼續未完的旅程。命運對她們來說是一連串的枷鎖，但是她們仍然勇敢的向輪迴迎去，即使腐敗也證明自己的存在。此種精神正可以表現出台灣女性母性的光輝以及無比的韌性，在時代的巨輪下雖被輾過但是卻留下無法抹滅的痕跡。

※ 段落間請空行，正文請使用標楷體，字級 14，行距為 25pt 間距。

※ 請勿在作品中註明作者姓名、服務學校或其他註記。